

## 尊严的拐杖

朱成玉

老乡来的时候,我的公司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生存状态。我的一个曾经所谓的好朋友买通了我的财务主管,正在通过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恶意收购我的公司。我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,疲惫像密不透风的墙,挤压得人有些透不过气来。

我是家乡人眼中的骄傲,所以每次有老乡来,我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。其实都是虚荣心在作怪,不过是想向他们炫耀一下自己的豪宅——这穷人眼里的天堂罢了。老乡是个有些木讷的人,吞吞吐吐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,脸上还不时泛起潮红。我知道老乡是个十分好面子的人,猜想这次一定是有难言之隐来求我帮忙的。果然,两杯酒下肚,老乡便不再那么木讷了。他说明了来意,想向我借点钱回家盖蔬菜大棚。其间,他以自嘲的方式给我讲了他的一些曲折的经历。

老乡是个倒霉的人。两年前外出打工,在建筑工地当力工,每顿饭都是两个馒头一碗汤,几个月下来,人整个瘦了一圈。就要完工的时候,不小心从二十多米高的跳板上掉下来,幸好被下边的跳板挡住了,不然定摔个粉身碎骨。

他的腿骨折了,躺在医院里,工友给他的妻子打了电话,可迟迟不见妻子来。一个月之后,他拄着拐杖来到工地,向工头索要工资,工头欺负他老实,说他住院的一个月,花费了很多钱,要从工资里扣除,最后他只拿到了很少的钱。

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,他的老婆跟一个有钱人跑了。

这是一个被命运戏弄的人,一个走在生活背

面的人,一个在生命中不停地经历雪天的人。他什么都没有了,只剩下一条瘸了的腿和一根拐杖。那一刻,他瘫倒在地上,生活仿佛一下子就走到了尽头。但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,他想到自己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父母,他们还需要他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觉得,一个男人,如果倒下便没有了尊严。

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找他老婆和那个男人算账,但他没有,并不是他懦弱,而是他觉得,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无法再追回来,像感情。而有些东西,失去了还可以找回来,像尊严,像那些被劫匪抢走的钱财。

他从体弱多病的父母那里接回来自己刚刚5岁的孩子,他拄着拐杖开始收拾自己破烂的家,从亲戚那里凑了些钱,盖了猪圈,买了几只猪崽,孵化了一大群鸡鸭鹅。每天起早贪黑地饲养它们,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
可是他似乎注定了要奔波在生活的背面,先是他的猪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喂也长不大,然后是他的鸡鸭鹅们,正赶上流行“禽流感”,不管是禽肉还是蛋,都卖不出去。他的头发在那一夜白了许多,那可是他全部的希望啊,他还要指望它们供孩子上学,指望它们给生病的父母买药呢!

或许这就是他的命吧,不管他躲到哪个角落,那些苦难的子弹总是循着他的声音或气味尾随而至,如影随形。在他来不及防备的时候对他进行突然袭击。

“可我不能就这么倒下去了,我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同情和怜悯里。”老乡对我说。

他又一次拄着尊严的拐杖站起来了!他在厄运里苦苦挣扎,就是为了求得能与人平等站立的尊严。他又开始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了。他想利用家里宽敞的园子建一个蔬菜大棚,可他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借到钱了,邻居们就劝他来城里找我碰碰运气,看能不能得到我的帮助。

因为我平时对自己的家乡建设很热心,所以对于老乡的请求,自然是应允的,毕竟他要借的那笔“巨款”对于我的公司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。老乡感激涕零,不知道说什么好,一个劲地给我弯腰行礼。我还掏出一些零钱给他,让他打个车回去,老乡却无论如何也没要,“我有拐杖呢,这东西好着呢!走路可借力了。多远的路都不怕。”老乡说他来的时候就是拄着拐杖走来的,回去也可以。天!我不敢想象,从乡下到城里有50多里路呢,而且他的腿还是残疾的……

我被老乡的经历震撼了,他为我疲惫的心灵支起了一根拐杖。我的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和老乡的经历是如此相像,我的财务主管被挖走了,这就好像我断了一条腿一样,但我用老乡赠与我的这根思想的拐杖度过了难关,重整旗鼓,公司又走上了正常轨道。老乡来还钱的时候说,他那里的蔬菜很抢手,供不应求。他还准备扩大经营呢。

我想是上帝终于被他感动了吧,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子,让他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生活的正面,看到了金灿灿的阳光。他让我懂得,在生活的背面艰难跋涉的人,一样要挺直腰身。就像山背面的树,只要顽强不屈地生长,终会高过山峰,终会得到阳光的恩赐。

生活的背面虽然缺少阳光,但土质潮湿,一样适合植物的生长。

我不知道他生命中的风雪是否已经停息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紧接着再下一场雪,再遭遇一次风暴的袭击,他依旧还会咬紧牙关,挣扎着不让自己倒下去!

因为他有一根尊严的拐杖,它可以支撑一个人走过命运里所有的沟沟坎坎。

## 高贵的灵魂

罗旭

当我看到那个在高台端着饭盒,缓缓将目光望向一个依旧苍凉的城市的身影时,我立刻明白周星驰又将为我们讲述一个草根的故事。

影片《长江七号》讲述了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工父子,在偶然捡到一只外星狗后发生的故事。这大概是周星驰影风的又一突破,不再有轰轰烈烈的爆发,人物虽然自始至终都如此落魄,但却是充满温情。

从纯真童心童趣,到深厚父子情,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太多太多。然而最让我感动的,莫过于那个坚称“顶得了”的卑微的散工。

和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一样,人物依然如此草根。作为一个没有文化水平的民工,周铁头发灰白,身着破旧旧衣,一脸沧桑,满身是拂不去的疲惫感。然而这样一个人,在尘埃遍地的工地上,如同一株生长在泥泞中的芙蓉,如此纯洁,又如此高贵。

高贵不是身着华衣丽袍,不是穿金戴银,不是满脸高傲,给人以难以接近的疏离感。真正的高贵,在于灵魂散发出的光芒。

落魄而不堕落,所以他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让孩子念贵族学校;贫贱却依然脚踏实地,所以他一遍遍告诉孩子:“不撒谎,不打架,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拿……”;最难得的是,面对残酷现实仍心纯怀真梦想,所以最终他鼓起勇气追求幸福。

生活就是平淡而温情的一个梦境,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永远留在梦里不醒来。可是如今多少人放弃了做梦的权利?岁月磨去了满腔激情,朴实的心愿也被悄悄夹进日子的褶皱里,那些生活境况良好的人,为什么常常会用冷漠的表情掩盖内心?

如何坚持?人们叹息着,四周都是狼烟遍地,刀光剑影,在欲望的沼泽里走过,如何不粘得一身泥泞?

那个卑微的民工,孤独落寞仍故作坚强,他努力坚持不管命运跌宕,这是一个要面子,但又真实的男人,他敢于直面肮脏,周身散发出透明的光芒。

从高处坠落的瞬间,耳边有风声掠过,那个永远身负重担的散工是否感到轻松,那种终于卸下负荷的轻松?然而记忆深处闪耀的还是小狄绽放的笑魔,他不能放手,这个世界,还有他在意的人在等待,等待一觉睡醒后扑上前去拥抱的温暖。

所以他回来了,依旧是淡淡的酸楚夹着几分幽默,时光如同回到影片开头,那个瘦削而执着的背影,在漫天尘埃里绽放着高贵的花朵……

身份地位不是标尺,生命的意义是标举理想而不是欲望。周星驰依然用喜悲交集的方式为我们讲述着关于人生的思索。

人格在上,触摸高贵的灵魂,读懂幽默背后的沧桑,也许你会发现,你竟然从周星驰的眼眸里读出了卓别林的泪光。



天峡天泉 储青 摄

## 多少名堂烟雨中

储劲松

一座山,要多少次进入,才能真正抵达它的核心?一个人,要多少次登临,才能打开一把心锁?在明堂山青松岭景区的观景平台上,抬头仰望头顶苍苍吃立的五指峰,低头俯瞰脚底幽邃迤迤的涧侧步道,飞絮一样的雨点打湿了我的衣衫,烟白的山风吹过一个过客的前尘旧梦,我一次又一次向大山默默地发问:“多少名堂烟雨中?”

山不语,雨不语,娃娃鱼、穿山甲不语,倔强的老松和绽开的春花不语,只有清亮的溪水在绵密地反复地叮咛,唱着一支从三皇五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。我贴伏在一尊巨大的石头上,像苍黑的石耳一样仔细地谛听,试图破解这座山的秘密:关于它的前世,关于它的今生,还有它的来世。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明堂山是一部与甲骨文一样难解的天书,是一箱与《奥义书》一样深奥的哲学经典,我只是个资质平常并且被尘垢蒙了心的俗人,一个貌似热爱山水实质与叶公差不多喜欢看风景的闲人。这样的人,所谓的“寄情山水间,物我两相忘”,所谓的“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”,都只不过是附庸风雅。

前前后后,或做客,或陪客,或笔会,明堂山我去过不下10次,春夏秋冬四季各臻其妙风光,我都曾有所领略。这还不包括未开发时,我多次乘车经过河图镇境内,从车子

里向它行注目礼,看到的那佛手一样的五指胜景,那雄鸡鸡冠一样的山峦秀色。明堂山有一个很女性化的乳名,叫“母皖山”(传说它与潜山县的“公皖山”——天柱山,是一对儿),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,它是一座雄性的山,一座父性的山,它的巍峨和壮阔,望一眼,就会让人心灵震颤、自动低眉。

那是五月一个上好的春天,我和同城的文友再次来到这里,朝觐心中神圣的父山。春气迷漫,草木萌发,烟雨深锁,云来雾往,这个季节的明堂山像穿上了一条烟雨做的白色筒裙,雄浑的骨架披上了一层女性的幽柔。人越往山深处走,越觉得山深不可测。兼容了父性和母性的大山,筒裙里仿佛暗藏百万雄兵,一个个荷戟持剑准备狙击来犯之敌,又仿佛藏有千万座亭台楼阁,里面住着无数美丽绝尘的世外仙姝。就在这亦真亦幻里,我一点点抵达大山的腹心,一心只想在它怀里做一名暂时不问世事的婴儿。

深深记得,那次在青松岭,我们遇见的两个都市背包族。一男一女,均是20来岁,看他们甜蜜的样子,应当是一对情侣,他们在观景平台上撑起一个小小的帐篷,两个人相对盘手盘脚地坐在里面。一打问,他们来自遥远的太原。听说他们要在山里过夜,我们就关切地说,要是雨下大了怎么办,山上很冷的。他们

## 乡村油坊

姚淑云

三十年前的农村,庄户人家烧菜的油完全是自己制造的,我的家乡更是如此。家乡盛产菜籽,收获季节,人们便利用油坊把它们制成食用的菜油。制油的油坊就在村后的小山上,说是油坊,其实也就是几间砖土房,每年到榨期,由村中的长者带领精壮汉子经过焚香仪式后,才能开榨起榨,每在这时,都是很神圣,我们小孩都只能光着脚远远地跟在后头,绝不敢大声喧哗。

从一颗颗菜籽到制成香喷喷的菜油,其间要经过炒籽、碾籽、包饼、打榨四关。炒籽是第一关,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关,要选用饱满的菜籽,由有经验的师傅把关,在炒房中制作,炒籽是技术活,要炒得恰到好处。炒过了,出的油有糊味,影响菜油质量;炒浅了,出油不高,影响出油率。只有炒干水份,三瓣裂开,出油率才高,油质也好。炒籽的大师傅是我二爷爷,每到这时,二爷爷总是亲自炒第一锅,不但眼不离炒锅,还不时用手抓起滚烫的菜籽,放在鼻子边闻一下,等听到他从喉咙里发出嘿嘿的声音,这菜籽就算炒好了。

菜籽炒好后被均匀地倒入碾槽,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碾子,一头老牛通过拉碾架子,从而带动碾子一圈又一圈地滚动,在不知不觉中,菜籽被压碎,碾子上也透着油光。

最关键的一关是打榨。碾好的菜籽用稻草包成饼状后,依次放进榨箱,然后上抵板,插上木楔,再用榨棍撞出来,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候,榨棍前端用熟铁包头,泛着油光,用两根铁吊在大梁下。一声“开榨了”,那可真是响彻云霄,只见四个粗壮汉子齐吼一声“来了!”,榨棍被四人抱起,一齐用力撞榨,那惊天动地的“嘭嘭”声,百米外都清晰可闻,喷香的油花在撞榨中,一丝一丝流出来,整个乡村都弥漫着菜油的香味,沁人心脾,令人陶醉。

开榨期间,榨坊里的人每天都可吃到油炒饭,那可是当时难得的美味,每到吃饭时,我总是赖着不走,用贪婪的眼睛直盯着厨房,就是不肯回家,二爷爷看到这,总是在开饭时,把自己碗中油炒饭留一半给我,自己在一边慈祥地看着我大口大口吞食着。

多少年过去了,乡村油坊早就不复存在,可那打榨时散发出的阵阵香气,那油炒饭中的诱人香味依然印记在我脑海深处挥之不去。

指指帐篷说怕的,然后对望了一眼,目光里爱意醇浓。看来,在他们的眼里,明堂山还是一座情山,他们是要在这烟雨里,度过一个可资终生纪念的良夜了。告别他们,开始下葫芦河时,我在想:比起他们对这座山的狂热爱恋,我不是叶公又是什么呢?

是夜,住在华丽的明堂山宾馆。尽管已是春天,山里的春夜仍然很冷,拥着厚厚的棉被靠在床头舒舒服服地看电视,10点左右,雨突然大起来,隔着窗玻璃,能清晰地听见大风大雨吹打林木的低啸,听见猛涨的葫芦河水拍打岩石的怒吼。突然想起山上的那对小情侣:他们那小小的帐篷能抵御得住这狂风暴雨吗?或许爱情能够!一定能。

我说过,我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旅游者。无论哪一个风景名胜区,哪怕我去过100次,哪怕每次都把导游图装在行囊里,回来之后,我仍然记不住沿途景点的名字。甚至,面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,我还常常会发呆、走神,想一些与山水无关的事情。所以,如果有人向我打听明堂山有哪些具体的形胜之地、殊异之景,或者请求我帮他绘制一幅旅游路线草图,我只能说抱歉。但我相信我心中有,只是说不出。与一草一木一水一峰相比,我更注重山水整体的气度、风韵和内在的文化。就像那个春日的明堂山,我永远不忘细雨迷蒙烟云聚散里,大山那参差巍峨变幻万千的壮丽气象给我的心灵冲击。如果我擅长丹青,我一定能绘出一幅不错的国画,画的名字就叫做《多少名堂烟雨》。

然后,在画上,我想配上这样一段文字:“明堂山,我要多少次虔诚地进入,才能真正地抵达你,读懂你?一个人,要多少次反复地登临,才能找到打开心锁的那把密钥?”